

古風·俠

天平
著



Mingmen

我不再是我，你，还是你吗？
我与你并不是彼此的唯一，但我们也许还能重铸一个真心的梦？
当江湖风雨远去，我只愿在永恒的笛音里长梦不醒。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名劍

天平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门/天平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399 - 3482 - 2

I. 名… II. 天…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5972 号

书 名 名 门

作 者 天 平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选题策划 古月珊

责任编辑 胡小河

文字编辑 钟慧峥 沙曼华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980 毫米 1/16

字 数 235 千字

印 张 18. 5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399 - 3482 - 2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卷 春江曲/ 1

第一章 春江风雨.....	3
第二章 维扬舞曲.....	9
第三章 江心激战.....	15
第四章 李二公子.....	23
第五章 故人重逢.....	29
第六章 父母恩深.....	35
第七章 兄弟血浓.....	44
第八章 栖霞残照.....	54
第九章 锦城旧梦.....	64
第十章 春江月夜.....	71

第二卷 锦城花/ 81

第一章 海棠之会.....	83
第二章 比翼之侣.....	89
第三章 断桥之伤.....	94
第四章 冥鸦之谋.....	98
第五章 脱困之际.....	105
第六章 刘门之女.....	111
第七章 潜伏之时.....	118
第八章 倾城之战.....	123
第九章 大风之殇.....	131
第十章 花烛之泪.....	135
第十一章 江雾之迷.....	142



第三卷 天街尘 / 153

第一章	孟氏孤儿	155
第二章	绸缎庄	162
第三章	华岳豪门	167
第四章	神兵传	172
第五章	胤血之术	176
第六章	锦云来	189
第七章	灵犀诀	195
第八章	乌羽	202
第九章	李夫人	210

第四卷 胭脂结 / 219

第一章	李家喜事	221
第二章	猎天鹰	231
第三章	皇陵杀局	237
第四章	同病异伤	244
第五章	与子同仇	249
第六章	洞中姻缘	256
第七章	归去来兮	266
第八章	残枫断情	274
第九章	一生之囚	282



第一卷

春江曲



第一章 春江风雨

一场春季罕见的暴雨在午后时光光顾了扬州码头。此处是扬子江与大运河的交汇点，北通漕运，西承大江，南去远洋，平素辐辏云集喧闹不堪，此际却是一片灰暗冷清，只余下船只黑糊糊的篷脊摇晃起伏，仿佛一群搁浅的巨鲸。

风雨声中，江边小丘上传来两个男子的争吵，雨哗哗地自斗笠边缘淌下，将二人的眉眼与声音都搅得混沌不堪。

“鹁子，你给我回来！”

“三哥，你走开！”那被叫做鹁子的用力拔出剑来，向脚下的船指去，雨水顺着锃亮的剑身一泻而下，“那贼子既已到了眼前，岂能让他大摇大摆地走掉？”

那被叫做“三哥”的，再度扑上去抓紧他道：“她下了严令的！你全不顾了？”

鹁子挣开他，咬牙切齿般道：“大姐并没有当面向我下令！杀了他，我自去向大姐谢罪！”言罢再不停留，一跃而下。

“我在此处接应，若是不敌你就过来！”三哥冲他的背影嚷了一声，自腰间解下一方长弓来，取箭，拉至十成。

他的目光锐利如鹰隼，在如此晦暗的天气，依然清晰地看到江边那一艘不起眼的小船突如其来地沉入江中，便知道他兄弟已经动手凿了船。这动静固然不小，然而此刻却被风雨声淹没了，并不曾被外人发觉——就算发觉了，必然也只当做是船只不禁风雨而解体。一场激烈的厮杀，此时定然在那惊涛骇浪的掩护下展开。

三哥心中怔忡不安：鹁子的水性极佳，那厮与他在水中交战，必然讨不得好去。但那厮这几年又学了刘家功夫，不知有多少进益？鹁子若真杀了他，她又会怎么处置……

然而数刻之后，三哥发觉江边冒出一个头来，正是鹁子，跑动的姿态分明有些狼狈。

“受伤了？”三哥不由大惊，却旋而发觉自水中追逐而来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

“原来那小船上，他另有帮手！”三哥指间骤地扣紧，等着追来的人出现在他射



程中。

突如其来地，肩头被什么撞了一下，一个有些沙哑的女子声音在他耳畔喝令道：“住手，后退。”

他心头乍紧又松，拂去敲在肩头的落叶，往后退了几步，便见那熟悉的黑衣身影与他交错掠过，掌心抛出许多弹子砸在崖岸上。片刻后，他方才站立的崖岸在数声轰隆隆的爆炸中崩落。追逐的两人显然措手不及，齐齐闪避。在漫天的泥浆与乱石中，黑衣人右手提着鸽子飞蹿出来。

“走！”她低喝着，左手在空中一擒，一枚带着异啸而来的细小羽箭落在她的掌中。

越过数道街巷，闯入树林深处，暴雨帮他们掩去了行迹。

“你不知道我的禁令？”黑衣人在疾奔中猝然停步，将鸽子往一株杏树上推去。

“大姐，”鸽子抱着树干，打了好几个旋方才勉力站好，犟着说，“我并不曾当面领受大姐的号令！”

“可是你分明知道！”黑衣人被他的搪塞惹怒了，“我的命令是，谁私下里去杀姓陆的，就逐出盟去。我令出无改，你现在就给我走，再也别回来见我！”

“盟主！”三哥和鸽子一起叫起来。

鸽子面色煞白，向着黑衣人茫然地探出手去，“盟主……大姐，当年我被官府围剿至走投无路，是你冒了奇险，九死一生，救下我和一众兄弟。当日我发誓终身追随左右，你当日收下我时，也说过不离不弃，永为兄弟的话，这些，你竟全然不顾了？”

“若是不能同心同德，”黑衣人声色俱厉，“还算什么兄弟？”

“然而……便是我自己万死也罢，”鸽子却依然咬着牙道，“可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姐的英名受损，看着盟中兄弟离心！那姓陆的杂种若是远远地躲在川中也罢了，他一日在扬州蹦跶，一日就是所有盟中兄弟的眼中钉，肉中刺！盟主，就算你对他有旧情，这个疮疤，兄弟我也要帮你割了！”

黑衣人忽地抓起鸽子的衣襟，重重的一个耳光甩在他脸上。

啪！

这一声，在骤雨狂风中，依然如此响亮刺耳。

三哥惊得踩前一步，却又退了回去。于是三人间便只有雨打残花，簌簌地落着。

片刻沉默后，黑衣人冷然道：“我给你这个耳光有三个缘故：其一，过去的事，你并不见得都清楚，别以为你就是正义在握；其二，我而今的谋划，留他有天用，

你并不是不知道，却依然下手，这是以私怨害大局；其三，今夜他约了李家老大会面，你不知此事，贸然前去行刺。若是我来迟一步，只怕你三哥也救不下你来……”她蹲到鹞子跟前，声音刹那间变得温柔至极，“万一你有个闪失，就算杀了他，难道就值了？”

“大姐……”鹞子的委屈在这一声呼唤中消融了不少，“我，我不对。”

“知道就好。”黑衣人拍拍他的肩，扶他起来，“走，跟你三哥回去疗伤。”

三桅三层的燃星舰，以它庞大的体积与流畅的剪影，卓然于码头上的众船之间，仿若鹤立鸡群。船头高挑的那面浪逐青云旗，此际虽然被淋得湿透，垂裹在旗杆之上，却依然昭示着它属于江航第一家——激流船队。

两道身影忽然从江水中升起，攀上了燃星舰。晦暗的风雨中，船身不免起伏晃动，却似乎对他们全无影响，几个起落间已潜入顶层中间的一扇窗户。

“刘家属下陆默，见过李旻公子。”先进来屋的那位，一个年近三十岁、微褐肤色的俊朗男子，向跟在他身后进来的那位抱拳行礼。

被叫做李旻公子的这位，年岁比他略小，此时掩了窗扇，转过头来打量着陆默。朦胧的烛光中，他淡静的眉眼，仿若有股檀烟笼月般的高远之气。陆默不由得生出“这位李家大公子的面相，倒是个出世之人”的想法。可李旻只瞧了他一眼，便问道：“你受伤的日子不短了吧？”这问话又使人觉得他异常敏锐。

“是。”陆默气息有些虚乱。

“笛韵，温壶酒来。”李旻提声唤道。这舱室很是宽敞精雅，若不是船身微晃，几乎与寻常大户人家的卧室并无二样，玻璃窗外还有个小套间。有人在窗外应了一声。

“别……”陆默显然想劝止，却已经来不及了。

李旻看出来他的意思，道：“这童儿自幼随我，不必避他。”

片刻后，一位清秀小厮托盘而入，见到陆默时微微瞪大了眼，旋而视若无睹，一言不发地只把壶、杯和两碟小菜在一张案几上布好。他转身又多取了一只酒杯和两条毛巾来，然后向李旻躬了躬腰。

李旻略一摇手，他方默然退下。

“请。”李旻端起一只酒杯递与他道，“先压压寒气。”

“谢公子出手相援，在下有要事相禀，因此冒昧求见。”陆默显然很需要这一杯热酒，言罢一饮而尽。

“你是我表妹夫，何必如此多礼，坐。”李旻微笑，显得十分亲切。

两人隔桌在案边的太师椅上坐下，各自草草擦了擦手脸。李旻淡然问道：“舅

舅、舅妈和蕊表妹近来可都安好？令郎也有五岁了吧？我母亲近年来身子不太好，多次说要回去看看，却总也没能成行。”

“岳父母大人与拙荆犬子一切安好，有劳表兄动问。”陆默在座位上欠了欠身，“这次岳父遣我来为令尊大人贺寿，本想也带犬子前来拜见，只是为着另一桩要紧的事，怕路上多生事端，因此没有带他出来。”

“哦？”李旻目光凝在了他身上。

华山陈家，金陵李家，蜀中刘家，是江湖上公认的三大世家。自三十多年前联姻缔约以来，更令群雄俯首，俨然王侯气象。三家之人，自然都是眼界极高之辈。陆默身为刘家贵婿，他的出身却有些不甚体面。他原本是川西流寇大风堂的五头领，这大风堂多年来一直是刘家的心腹大患，直至陆默叛投刘家，手刃大头领孟式鹏，方将之剿灭。事后刘家招陆默为婿，李家和陈家面子上虽不说，腹诽却是少不了的，都觉得他再有功劳，不过多赏些钱财权势便也能抵过了，此人到底出身微贱，怎能让女儿嫁给他？实在不成体统。因此，虽然李旻的母亲是刘家家主刘去崖的亲姐姐，刘蕊的亲姑母，七年前刘蕊的婚礼，李家却并没有人亲往道贺。

李旻对陆默闻名已久，这还是第一次见面。此际见他虽然面带病容，然而一笑都有种爽净轩昂之气，又想他内伤不轻，方才却依然出招凌厉，不由得想：这人倒非俗物，难怪蕊表妹对他一见钟情；更难得舅舅竟不顾门第之见，招他入赘。听说近年来，对他倚重颇多，更不用说……

“我出身大风堂，表兄不会不清楚吧？”他骤地这么问了一句，打断了李旻的思绪。

李旻微微一愣，道：“你这次来扬州，与大风堂有关？”

陆默不答反问：“冒昧问一句，表兄最近几个月在海上奔波，所为何来？”

李旻神色骤然有些严厉，一时欲言又止。

“最近几个月来，我们得到一些消息，江湖上如今有一伙自称‘精卫盟’的人在江浙一带活动，形迹可疑。岳父疑心他们便是当年大风堂的余党，因此让我顺道来查探。我果然探到一些蛛丝马迹，十日前，更是在泉州跟踪上了他们中的一队人。”

听到“十日前”、“在泉州”几个字，李旻面上并无异样，心中却是咯噔一下，心想陆默此来的主要目的必然是探察精卫盟的底细，而贺寿云云不过是找来的借口。

自李旻祖父时起，长江航运已经是李家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百年下来，控制严密，无论谁想在江上走船，都要仰李家鼻息。但最近三十年来，市面却又不同。海上贸易大行其道，获利日渐高涨，大有压倒江航的架势。李家名下的船厂与航



队，都是顶尖的角色，自然不会放着这大好前景不奔。然而一来这行生意毕竟犯了官府的海禁，李家如今树大招风，不好与官府撕破脸，所以有诸多事体都需要谨慎着处置；二来海航的重心闽粤一带，算是李家势力的外缘，也颇有些鞭长莫及之处，因此便冒出形形色色的势力来分这一杯羹。南洋而来最令人艳羡的贵重商品，尤其是香料，却是李家控制的重中之重。市面上发售的最高档的香料，无不出自李家商队。可是最近几年，他们发觉另有一拨神秘人物在售卖香料，与李家竞争，而且愈演愈烈。几番查索无效，李旸的父亲，李家家主李歆严大为恙怒，便令李旸秘密出海，由香料产地戡查，必要将这伙人剿杀干净。

李旸向激流船队的船东吴嘯子借了这艘燃星舰，出海三月有余，方才在十日前，于泉州追踪到这伙人的一个囤积交货的地点，只是他的部属却都被对方用疑兵之计调开。

“我追过去时，便听到一阵笛音，当即心意恍惚，勉强定下神来，便认定这正是表兄的‘天籁传声’绝技。若非是如此，天下间哪里还有第二人，能以一支玉笛压服数十名凶顽之辈？这伙贼子赶到，发暗器偷袭表兄，虽然并没有得手，可是却扰乱了当时的局面，致使一伙毛贼得以逃散。表兄功亏一篑，真正可惜！”陆默扼腕长叹。

李旸微挑眉头，道：“当日似乎并不见你踪迹。”

“是，我本想出手，然而当时见表兄部属都已赶到，我又急于获知精卫盟的秘巢，因此始终没有现身助阵，还望表兄海涵。”陆默又欠了欠身，语气十分之歉疚。

李旸微微摇了摇头道：“这件事是我的失误……后来你有没有追索到他们？”

陆默长叹一声道：“我眼看就要追到，不想半途上有一伙人与他们会合，发现了我，比拼之下，众寡悬殊，我胸口中了一枚专破内家真气的暗器，受伤不轻。他们追着我杀来，我东躲西藏，好不容易才暂时甩开他们来见你，然而……”

“就是方才偷袭你的人？”

陆默犹豫了下，有些困惑地道：“那个人我很陌生，似乎不是以前大风堂的人，也不像是这几天追杀我的那些。”

“哦。”李旸一面思量着一面道，“可这江南一带，无处不是我李家眼线，你随便找人传个信给我，我也好早来助你一臂之力呀。”

陆默却骤地将衣袖一翻，往李旸面前一凑，一枚细小的白羽箭出现在他面前。

“啊！”

李旸接过来，只见那白羽箭的箭柄上刻着米粒大小的一个半弧图案，竟不能掩

饰面上骇异之色。他猛地站起身，张了张嘴唇似乎想问什么，却又默然。

“我想，我所查寻的事，与表兄近来烦恼的事情，或许是同一桩事。”陆默提起酒壶，自斟了一杯，又为李旸斟了一杯递过来，用近乎耳语的声音道，“大公子，这枚羽箭，与你的至刚白羽，有什么不同？”

李旸收箭在袖，长身而起，踱至窗前，似乎觉得过于气闷而猛地推开窗子，推到一半时，却又用力拉了回来，砰的一声，重新扣紧。外间狂风骤雨似乎已经停歇，此际开关间，只有一股海腥气冲进房中，潮湿而冰冷。

“你就留在我这舱房里，”李旸转过身来，面无表情地道，“不可开窗，不得外出。明日我们一起回金陵，见我父亲。”

陆默上下左右地转了转视线，“这船可是激流船队的？”

“是。”李旸有些微无奈地点了下头。

“激流的船东吴啸子可是……”

“这个你不用担心，这一层舱室都是我的心腹，笛韵会把一切打点妥当的。”李旸这时已恢复了淡然的神情，“现在我出去处置一些事情，你安心调理伤势吧。”言罢点了点头，就大步走出了舱室。

笛韵在外套间垂手肃立。

关上门后，李旸吩咐道：“自此刻起，除了你以外，不许任何人进内舱。”

“是。”

“你去弄一套干净衣裳卧具来，和饭菜一起送进去，不能引起别人注意。”

“是。”

“我让箭息给老爷夫人报平安的，他动身没？”

“还没。”

“你现在去传他过来。”

“是。”

片刻后，一个精悍利落的少年跟在笛韵身后走来。李旸将手头的信箋草草写完，将信箋与那枚小羽箭都扔了进去，滴蜡封口，押上自己的印鉴，递出去道：“箭息，你此刻便快马加鞭，卯时之前一定要赶到大宅。那个时辰老爷应该还练功，想来会让你先去见夫人，见到夫人后，把这封信给她，让她速速转与五位叔爷过目。”

“是。”

“好。”李旸掸衣而起，“我出去一趟，我不在的时候，笛韵你寸步不可离开！”

内外套间并不隔音，陆默听到这里，颇为意外。他想，自己带来的消息应该是足以让李旸震惊的，这个时候，他还非得去见什么人呢？



第二章 维扬舞曲

扬州多出美人，瘦西湖畔娼家林立，花魁名伎层出不穷，然而最近几年来，寻芳客们却都将一家百雀阁评为头筹。以百雀为名，自然是以歌喉见长，阁中歌女颇多优异者，可百雀阁的老板黑精卫却不以歌声见长。她嗓音颇喑哑，连寻常女子都不如，但是当她披上皂纱，作“乌缕风月”之舞，见者无不失魂落魄，长久不能忘却，往往寝食不安，只盼能再度目睹。然而她甚少献艺，有幸再会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李旸却是这少之又少的其中一位。

此际，他在百雀阁顶楼的小露台上倚栏而立，含笑吹笛。

随着他的笛音，一团黑纱在露台正中轻盈起落，便似一团云烟聚散无端。

笛音缠绵往复许久后，忽地拉出一个华丽而高亢的尾音，戛然而止——就像一个水晶球当空迸裂，让人错觉那瞬间有无数灿亮的碎屑当空撒下，扎在人的肌肤上，生着酥麻麻的痛。

“大公子，”黑纱应声缓缓垂落，黑精卫回过头来，似笑非笑地打量着李旸，“你心情很乱？”

玉笛离开唇边，在李旸指间转动，他怅然道：“是有些。”忽又自失一笑道，“与你相处，就是这点不好，什么都瞒不过你。”

“想来在大公子眼中，我也算个知音之人吧……咳咳……”她忽地咳嗽起来。

“总是不注意自己的身子。”李旸蹙了蹙眉头，拈起搭在手边围栏上的一领斗篷，给她披上。

“老毛病了，年年犯年年犯的，早就不当一回事了。”黑精卫倦倦地道，声音颇为涩哑。

“你就没当真治过。”李旸微微摇着头，揽过她腰肢。

“大公子，我的病，你是没法治的。”黑精卫软软地倚在他肩头，凌乱的发丝在她的面颊上扑动着，有种慵懶而漫不经心的神态，“而你的难处，也不是我能宽慰



的……咳咳……你我纵然知音一场，却终究是陌路人哪。”

“外面太冷了，回屋去吧。”李旸怅立片刻，终于轻揽着她腰肢，往露台西侧的月亮门洞里走去。

门洞上珠帘一晃，一个二一上下的绯衣女子将手中珠串别到悬钩上去，笑吟吟地福了一福，道：“刚听说大公子来了，红鹊赶紧来给大公子请安。您如今可是稀客，怕是有小半年没进咱家门吧？”

李旸的玉笛在她额头轻轻一敲，笑道：“你倒先问起罪来了……怎么你姐姐的嗓子又哑了？我走时吩咐你盯着她每日吃药的，想是你早忘了。”

“哎，大公子，可不是我说你。”绯衣女子左手叉起腰，右手推开玉笛，“还不是为着讨您欢喜，我姐姐才在露台上吹了这半宿的凉风？”她神态娇嗔可喜，声音清亮之极。

“我这次出海，得了一盒雪蛤膏，”李旸自袖中取出一方瓷盒，“据说熬煮了服用，对咳嗽失音最为有效。”

“谢大公子。”绯衣女子含笑接了过来。

目送李旸将黑精卫扶入房中，红鹊脸上的笑容却慢慢敛没，换为一种隐隐的忧愁。这时，她的贴身小丫环匆匆奔来报，“鹊姑娘，韦老爷和胡老爷来了。”

“哦，他们在哪里？快带我去。”红鹊随手将那盒雪蛤膏递与她，“拿去给厨下，每日早上取三钱加七份水熬一盅，给大姐送去。”

“是。”丫环接过来道，“季雁姐姐和香鹇姐姐正招待着，在‘虞美人’喝茶呢。”

“虞美人”是六楼最北面的一间，所有窗子都是向着湖面开的，只一道单扇门与六楼走廊相通。红鹊将姑娘们打发走后，将门紧紧关了。这门一关，便无人可以窥视此间。

一老一少两位客人神色凝重地端坐在她面前。老者须发如银，面圆俨然富家翁；少者身高体硕，浓眉大眼。

红鹊取了一具瑶琴在手，一面抚奏，一面微声道：“鹤公，胡鹤，你们怎么来了？”

“我听说鹞子回来了，怕他闹出事来，所以来……”胡鹤抢着道。

“他已经去过了。”红鹊道。

“啊，那……”两人一起惊问。

“他去的时机不妙。李旸本来说要午时来这里的，结果午时只差人送了封信来，说临时有要事，晚间再来访。盟主疑心是陆默约了李旸，又因为鹞子这趟出海回来



后并没有来向盟主报账，行迹古怪，因此担了心思。她赶去码头，果然见鹞子正被他们追杀，随手救了他回来，还好有惊无险。”

“兄弟们意有不平呀。”老人嗟叹着，“上次会议上，盟主下了严令不许兄弟们动姓陆的，大伙儿都疑心盟主对他余情未了。”

“鹤公，这桩事，老六他不清楚也罢了，鹤公你又何苦来触动？盟主这些年辛苦，为的不过是当年孟堂主的遗命，勉力为之。难道你真想逼着她撒手不成？”鹞儿抬起头凝视他，指间流泻出一连串溅珠般的颤音，渐渐细而无声，寂而有韵。

七年前一次行刺中，当时大风堂的五头领陆默鸥身陷刘家手中。为了救他出来，大风堂不惜一切代价，几番劫狱。没想到，终于救他出来时，他却一剑刺入了背负着他的堂主孟式鹏背心。孟式鹏临死前遗命让六头领秦惊鹭继承堂主之位，却没有指定当时同样在他身边的二头领韦白鹤和四头领沈青鹰。而当年川中道上，无人不知陆秦二人是青梅竹马的爱侣，“鸥鹭比翼”的名号，不知令多少江湖豪杰丧胆，又不知令几多春闺女儿羡慕。自从大风堂逃出川中以后，他们就维持着这样一个默契——避开陆默鸥这个人、这个话题，就仿佛他从来没有存在过……至少，在当年的陆默鸥、而今的刘家姑爷陆默这次下江南之前。

撤离蜀地后，大风堂众人逃入李家地盘。刘李二家结盟之时，就有同仇敌忾守望相助的条款，因此也参与了对他们的围追堵截。大风堂众人万里亡命，艰苦备尝，直抵东南沿海。正巧沈青鹰的弟弟沈青鹞当时在海岛为盗。大风堂救下了正被官府剿杀的沈青鹞一伙儿，从此便在海盗巢穴暂且栖身，亦商亦盗，后来渐渐以经商为主。他们广造巨舶，多习弓箭，官府禁海，却也管不了他们，因此这些年获利甚丰。只是生意做大后，僻处海外，毕竟有诸多不便，迫切地需要在陆地都会建一个中枢据点，这个据点必然要秦惊鹭亲自坐镇指挥。有什么女子，是可以与诸多男子交游而不引起注目的呢？自然只有青楼了，于是百雀阁应运而生。而大风堂的名号泄露出去，极易招致刘李两家注意，因此他们便取精卫填海矢志复仇之意，更名精卫盟。

“盟主呢？”

“她，她有客人……”红鹞啾啾了一下。

“李旸？”韦白鹤重重地蹙了下眉头。

“……嗯。”

胡鹞猛地将手中茶盏顿在几上，盖子在碗沿上滴溜溜晃动着，响得清脆。

又是一阵默然，良久，鹤公终于道：“这些年，着实委屈你们了。”

“当初大伙儿议定建青楼当总舵的时候，有些事情岂不是早已想过的？何况，

何况我想大姐她，并不觉得委屈。”

“你是说……”韦白鹤霍然抬起头，似乎想问什么，却看到了红鹊眼中的那一丝隐忧，又讷讷地缩了回去。只有胡鹑将眉心拧成个疙瘩，来回瞧着这两个打哑谜一样的人。

涂着豆蔻的纤长五指自芙蓉色纱帐后探出来，泄出一帐春色。黑精卫瞥了眼墙上的西洋钟，慵慵地道：“再过一个时辰就天亮了，你该走了——今儿要赶回家里去吧？”

“真不想回去……”李旸的面孔深深地埋在黑精卫的颈项间，激情过后的喘息，显得虚弱又沮丧。

黑精卫揉着他的肩头道：“要不，就在扬州待几天？你家老爷子的生辰，不是还有三五日吗？”

李旸摇着头，勉强着爬了起来，“父亲催促几趟了，若不是船要在扬州下货，顺便捎上吴嘯子去金陵，只怕来见你一面也难。”

哧。黑精卫笑起来，“敢情你家老爷子想儿子了？”

李旸无可奈何地拧了下她的俏鼻，“跟谁学的这么刻薄？从前可不是这样儿的。”

“可不就是我跟了个刻薄人儿——没听过近墨者黑吗？”黑精卫嘻笑着摔开他追来还要拧的手，翻身在床栏上拣了他的一件衬衣迎面扔去。

李旸摇着头，无可奈何地穿着衣裳。

“其实我真不明白，”黑精卫帮他扣着纽扣道，“说起来，你性情本来稳重，武功智略也很出色了。这些年江湖风评都说你是下一代的江湖领袖——刘家原先还有个刘忘与你齐名，可他死了几年后，并不见刘家有其他子弟冒出头来；陈家原本就人丁单薄，只一个独子陈煌茂，又是个乖戾轻狂的主儿——你家老爷子，怎么也该对你满意了，为何却这么苛刻？你们家二公子李晔我并不是没见过，嫡庶暂且不论，能耐品性，那也不如你呀！”

“我从前也很疑惑，不过……”李旸欲言又止地苦笑着，一把搂紧黑精卫的腰，重新倒了下去，“我小时候离家出走过，你知道不？”

“啊？”黑精卫将眼睛瞪圆了，很不可思议地盯着他，“你？出走？”

“乖一点儿。”李旸将她不老实的手攥紧了，“这事儿，我从来没跟人说过呢……我小时候体弱多病，练武总是被父亲打骂，那时二娘又刚生了二弟，母亲天天对我哭诉。我心中烦闷，实在不想在那个家里待下去，于是偷了一套粗布衣裳，带了一小袋过年时得的金豆子在赶庙会时挤进了人堆里……”